

(八)

「遊戲」創造了空間 ——且來玩玩潘國靈的〈病了〉

作者簡介

潘國靈，香港現代小說作家，文化評論人，著有小說集《靜人活物》、《親密距離》、《失落園》、《病忘書》、《傷城記》，城市論集《第三個紐約》、《城市學》、《城市學 2》，詩集《無有紀年》，詩文集《靈魂獨舞》，以及主編《銀河映像，難以想像》、《王家衛的映畫世界》。

本短篇出自《病忘書》。

內容簡介

這篇小說的內容非常簡單，分兩個部分，要是把前半部（ ）內的文字刪去，則它只有三行文字：

一個杯子。

將開水注入杯子。

把水喝下。

後半部由「而事實是……」開始，則是作者揭示生命密碼的部分。

內容演繹

前半部三行文字是作者強調的部份，卻是一種引導，一種詮釋的建議，這篇小說富有濃濃的實驗性。現在試分別用戲劇形式解讀並大膽地演繹一下。

一個杯子

場景只有一個杯子。

試運用想像力，設想我們置身在一節中文寫作課/美術素描課。

然後即興地讓不同的角色上場扮演：

同學：那只是一個杯子

同學：是玻璃杯。

同學：不是膠杯嗎？

同學：這杯子是透明的，所以是玻璃杯。

同學：膠杯也可以是透明的……

同學：看過去像是玻璃杯，它多一點透明的亮度。

同學：準確地說，那是隻透明的直身圓桶形玻璃杯。

同學：總之就是一個杯子。

同學：要作什麼用途？

同學：不是說我們馬上就要交功課的嗎？

（同學七嘴八舌的交談……）

杯子：看，我光滑的身上有一道淺淺的刮痕，而杯口還有一約四毫米寬的裂口。喔，要是把我倒過來就可看見「中國製造」的字樣。

（這是杯子唯一的獨白。）

將開水注入杯子

要是杯子是一個角色，那水就是另一個角色了。兩個角色進行互動，那就有情節，那就有戲劇了！

兩個角色怎樣把戲演下去？以下試編作角色之間的對白：

水：我是生命之源。

杯子：我是一個器皿。

（這是他倆一上場的自報家門。）

杯子：你要注入我這器皿中啊。

水：是嗎？那要怎樣注入呢？是一下子地傾灌？還是要慢慢地，輕輕地注入？

杯子：按原來文章的指示，總之「將開水注入」就好。

（請注意：傾注這動作也可以看待成一個表演。「注入」的速度就是表演的節奏，而節奏可得配合情節呢。）

水：嗯，我還有一個問題，水要注滿嗎？

杯子：為什麼一定要注滿？

水：人類不是常強調要滿滿的嗎，常滿、圓滿、滿足……要是不注滿的話，那人類會怎樣的看待？

杯子：（沉吟半晌）究竟人類會看重注入了水的部份，還是會看重空虛的部份呢？「心靈鷄湯」那類書不是常常強調說得看重已經擁有的半杯水嗎？

水：那就是說活在當下囉！

杯子：好好把握我們已擁有的！

把水喝下

把水喝下這情節由不同的角色演繹，自有不同的表演：

甲：奇怪，這是誰人留下的？（端詳良久）什麼水？我要試一口。

（把水喝下的吞咽聲）

乙：（邊上場，邊抹汗，迎上去）……好口渴，正好！

（把水喝下的吞咽聲）

- 丙：（把水喝下的吞咽聲）
我可以再多要一杯嗎？（舉起杯子）
- 丁：（悵然）有情飲水一定飽的嗎？
（把水喝下的吞咽聲）
- 戊：（茫然）喝過了這杯「忘情水」，我就可以投胎轉世了嗎？真的嗎……？
（把水喝下的吞咽聲）
- 己：（攪鏡自照）飲水可以令我的肌膚容貌更富彈性呵……（用指頭輕彈自己的肌膚）
（把水喝下的吞咽聲）
- 庚：（往口腔裡丟藥丸，用水送服。）
（把水喝下的吞咽聲）
（作者上場，把水慢慢地喝下）
- 他：像我現在所做著的。
還要重複八次。
因為醫生叮囑，一天記緊要喝，八杯開水。

當然，上面寫的只是舉例，只是遊戲的一種可能。
戲劇，本來就是玩遊戲(A play is play.)。

去掉標籤

閱讀這種實驗性的文學作品，最重要是讀者的積極參與，而在不同時候去讀，自有不同的感受。表面看來，文字似有它的不完整性，但一旦讓讀者自由自在地去品味，便會在讀者心中開啟一扇窗，催促讀者繼續思考下去。這不完整性正正就是實驗的靈感來源。

實驗文學常常是開放性的，它會提供空間，好讓不同背景與性格的讀者在閱讀與表演的當下，產生參與創作的慾望，並從而找到不同的進路。

請記着：〈病了〉裏（ ）中的東西其實並不最重要。潘國靈寫的什麼自然主義作家、現代主義作家、偵探小說作家等，就如上面我們玩的即興遊戲，其實都不過是舉例而已。因為，生活不比任何小說，生活是真實：

我只是一個，去掉（ ）的人。

去掉（ ），只騰下——

去掉繁褥的紋飾，意思是回歸平常不過的日常生活，還自己一個本來的面目。繁華落盡見真淳！生活裡種種東西，常常被人視為當然的，卻往往因此而容易被忽略掉。作者本意是強調生活的平淡實在，而真實的生活，是去掉種種眼花撩亂的標籤的。唯其如此才有空間讓我們從容地面對真實的生命。

然而，有趣的是，若然這篇文章真的完全「去掉標籤」，或者，一開始就「去掉標籤」，這短短的幾句話就不再是文學作品，讀者也不會留下什麼印象了。對不？

這就是文學（戲劇本也是「文學」的一環）既反映生活，卻又「高於生活」的秘密了。

延伸閱讀

《看戲二十篇》第十四篇〈以象徵創造想像空間——三個「現代主義」短劇賞析〉。

教學建議

教師可以讓學生嘗試玩玩這個「病了」的遊戲，同學們完全有條件玩出各種不同的可能出來。

病 了

潘國靈

一個杯子。

（自然主義作家喜歡對事物作詳細的外部描寫。如果我是左拉，看見這隻杯子，我會想——這隻杯子，實在非常平庸，透明玻璃身，無花紋，直身圓桶形。拿起杯底看，會看到幾個很小的字眼：中國製造。杯口有一個十分微小，大約四毫米寬的裂口。杯子的玻璃大約厚兩毫米，平滑的玻璃身上有一道淺淡的刮痕，要細心才看得見……）

將開水注入杯子。

（現代主義作家喜歡探索人的內心真實。如果我是喬伊斯，看見開水注入杯子，我會想——

水，生命之源。杯子，生命的器皿。把杯子斟得半滿還是常滿。「常滿」家中的米缸，中國人喜歡在家中的米缸貼上「常滿」。生命不是米缸，豈有常滿。半滿，在得著與缺失之間。心理學家喜歡問，一個斟了半杯子水的杯子，你會看見空氣部份還是水的部份？看見空氣，即空虛，看見水，即心靈滿足。不是所有東西都可憑肉眼看到。譬如說，你看到杯子裡開水的溫度嗎？是微沸的開水，還是冰冷的開水？水的溫度不能從肉眼看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的內心你也不能憑肉眼看到是滿足是缺失是豐盛是悲哀是燒沸是冰冷……）

把水喝下。

（偵探小說作家喜歡奇情故事。如果我是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看見有人喝水，我會想——這杯水是否加了毒料。把水喝下的人，會否七孔流血倒地，中毒身亡。或者毒料只是一種迷魂藥，喝的人沒有死去，只是昏迷。是誰下毒？下毒的動機是甚麼？有可能是一宗自殺案嗎？）

而事實是，生活不比小說，我甚麼都不是，不是左拉不是喬伊斯不是福爾摩斯。我只是一個，去掉（ ）的人。去掉（ ），只騰下——

一個杯子。

將開水注入杯子。

把水喝下。

像我現在所做著的。

還要重複八次。

因為醫生叮囑，一天記緊要喝，八杯開水。

（選自潘國靈《病忘書》，香港：指南針集團有限公司，2001年版。）